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湘山野錄 第一卷

真宗即位之次年，賜李繼遷姓名，而復進封西平王。時宋湜、宋白、蘇易簡、張洎在翰林，俾草詔冊，皆不稱旨。惟宋公湜深蹟上意，必欲推先帝欲封之意，因進辭曰：「先皇帝早深西顧，欲議真封，屬軒鼎之俄遷，建漢壇之未逮，故茲遺命，特付眇躬。爾宜望弓劍以拜恩，守疆垣而效節。」上大喜。不數月，參大政。皇祐中，明堂大享，時世室亞獻無宮僚，惟杜祁公衍以太子太師致仕南京。仁宗詔公歸以侍祠。公已老，手繕一疏以求免。但直致數句，更無表章鋪敘之飾，止以奇牒妙墨臨帖行書親寫陳奏：「臣衍向者甫及年期，還上印紱，天慈極深，曲徇私欲。今犬馬之齒七有三，外雖支持，中實衰弊。且明堂大享，千載難逢，臣子豈不以捧璋侍祭為榮遇？臣但恐顛倒失容，取戾非淺。伏望陛下察臣非矯，免預大禮，無任屏營。」

聞前代興亡及崩薨篡弒之事以自省戒，而卿等掩隱不說。今後除君臣不可聞之事外，自餘皆宜明講。後值說《禮記》及《檀弓經》有「君即位而為禭，歲一漆之。」鄭注云：「禭，著身棺也。」王者禮繁，當預備。「歲一漆」者，若其未成然。盡諸公議，不忍明說，貼黃掩之。上以拍揭起潛窺。迨講退，留宋尚書祁以問之。宋備陳其義。上曰：「當筵盍顯說？」宋謝曰：「臣子所不忍言，致上昧天鑒，臣等死罪。」仁宗笑曰：「死生，常理也，何足憚焉？」

王文正公旦釋褐知臨江縣，時獄有合死囚，公一夜不寐，思以計活之。方五鼓，空中人喝直更速起，相公將出廳。果斯須開堂門升廳，急呼死囚出問。公之父中令晉公祐嘗曰：「此兒異日必為三公。」因手植三槐於庭以待之，有作詩紀其事者甚多。晉國知制誥二公餘年，最號淹遲。文正知誥與父相去不數年。入西掖，牆壁間其父翰墨手澤猶在，坐臥不易處。長城錢公若水風鑿最高，與公同直史館，謂人曰：「王子明既貴且壽，吾進用雖在其先，皆所不及也。」果長城公後四公卒。（首行有缺誤）

孫集賢冕，天禧中直館幾三三年，江南端方之士也，節概清直。晚守姑蘇，甫及引年，大寫一詩於廳壁，詩云：「人生七十為鄰，已覺風光屬別人。莫待朝廷差致仕，早謀泉石養閒身。去年河北曾逢李（見素），今日淮西又見陳（或云陳、李二公被差者也）。寄語姑蘇孫刺史，也須抖擻老精神。」題畢，拂衣歸九華，以清節高操差百執事之顏。朝廷嘉之，許再任，詔下，已歸。竟召不起。王冀公欽若，里閭交素也。冀公天禧中罷相，以宮保出鎮餘杭，艤舟蘇臺，歡好款密，醉謂孫曰：「老兄淹遲日久，且寬衷，當別致拜聞。」公正色曰：「二公年出處中書，一素交潦倒江湖，不預一點化筆。迨事權屬他，出廟堂數千里為方面，始以此語見說。得為信乎？」冀公愧謝，解舟遂行。

夏英公竦每作詩，舉筆無虛致。鎮襄陽時，胡秘監旦喪明，居襄，性多狃躁，譏毀郡政。英公昔嘗師焉，至貴達，尚以青衿待之，而不免時一造焉。一日，謂公曰：「讀書乎？」曰：「郡事鮮暇，但時得意則為絕句。」胡曰：「試誦之。」公曰：「近有《燕雀》詩，云：『燕雀紛紛出亂麻，漢江西畔使君家。空堂自恨無金彈，任爾啾啾到日斜。』」胡頗覺，因少戢。慶歷初，被召真拜，將屆闕，以言者抨，罷除使相，知杭州。到任以二闕寄執政，曰：「造化平分荷大鈞，腰間新佩玉麒麟。南湖不住栽桃李，擬伴沙禽過早春。」又曰：「海雁橋邊春水深，略無塵土到花陰。忘機不管人知否，自有沙鷗信此心。」公後鎮南京。時張相昇知諫垣，以一詩諷曰：「弱羽傷弓尚未完，孤飛殊不擬鴛鴦。明珠自有千金價，肯與遊人作彈丸？」卒不敢以一言及之。

真宗初，詔種隱君放至闕，以數對稱旨。日既高，中人送中書膳，諸相皆盛服俟其來，種隱君草布，止長揖而已。楊大年聞之，頗不平，以詩嘲曰：「不把一言裨萬乘，只叉雙手揖三公。」上聞之，獨召楊曰：「知卿有詩戲種某。」楊汗次股票，不敢匿避。又曰：「卿安知無一言裨朕乎？」出一皂囊，內有軸，乃放所奏之書也。其書曰《議道》、《議德》、《議仁》、《議義》、《議兵》、《議刑》、《議政》、《議賦》、《議安》、《議危》（石守道《聖政錄》有之）。俾大年觀之。從容奏曰：「臣當翊日負荊謝之。」

張尚書鎮陳臺，一日，邸報同年王文正公旦登庸，乖崖色不甚悅，奮鬚振臂謂客曰：「朝廷安肯用經綸康濟人乎？賴素素以直節自誓，束髮登仕，無兩府之志。」時幕中杜壽隆者，乘其語而悅之曰：「賤子素知公無兩府意。」遽問曰：「此吾胸中蘊畜，子安得預其知乎？」杜曰：「某蓋昔嘗誦公《柳》詩：『安得辭榮同范蠡，綠絲和雨繫扁舟』之句，因所以知之。」慍少解。

乖崖公太平興國三年科場試《不陣成功賦》，蓋太宗明年將有河東之幸，公賦有「包戈臥鼓，豈煩師旅之威；雷動風行，舉順乾坤之德」。自謂擅場，欲奪大魁。夫何有司以對稱顯失，因黜之，選胡旦為狀元。公憤然毀裂儒服，欲學道於陳希夷，趨豹林谷，以弟子事之，決無仕志。希夷有風鑿，一見之，謂曰：「子當為貴公卿，一生辛苦。譬猶人家張筵，方笙歌鼎沸，忽中庖火起，座客無奈，惟賴子滅之。然祿在後年，此地非棲憩之所。」乖崖堅乞入道，陳曰：「子性度明躁，安可學道？」果後二年，及第於蘇易簡榜中。希夷以詩遺之云：「征吳入蜀是尋常，鼎沸笙歌救火忙。乞得江南佳麗地，卻應多謝腦邊瘡。」初不甚曉。後果兩入蜀定王均、李順之亂，又急移餘杭，翦左道僧紹倫妖蠱之叛，至則平定，此「征吳入蜀」之驗也。累乞閒地，朝廷終不允，因腦瘡乞金陵養疾，方許之。

張乖崖成都還日，臨行封一紙軸付僧文鑒大師者，上題云：「請於乙卯歲五月二日開。」後至祥符八年，當其歲也。時凌侍郎策知成都，文鑒至是日，持見凌公曰：「先尚書向以此囑某，已若干年，不知何物也。乞公開之。」洎開，乃所畫野服攜笻，黃短褐，一小真也。凌公奇之，於大慈寺閣龕以祠焉。蓋公祥符七年甲寅五月二日一日薨，開真之日，當小祥也。公以劍外鐵縵輻重，設質劑之法，一交一緡，以三年一界換之。始祥符辛亥，今熙寧丙辰，六六年，計已二二界矣，雖極智者不可改。

真宗西祀回蹕，次河中，時長安父老三千人具表詣行在，乞臨幸，且稱：「漢、唐舊都，關河雄固，神祇人民，無不望天光之下臨也。」上意未果，召種司諫放以決之。時種持兄喪於家，既至，真廟攜之登鶴鳴樓，與決雍都之幸。種懇奏曰：「大駕此幸，有不便者三。陛下以孝治天下，翻事秦、漢，侈心封禪郡岳，而更臨游別都，久拋宗廟，於孝為闕，此其不便一；其百司供擬頓仗事繁，晚春蠶麥已登，深費農務，此不便二；精兵重臣扈從車蹕，京國一空，民心無依，況九廟乎？此陛下深宜念之，乃其三也。」上玉色悚然，曰：「臣僚無一語及此者。」放曰：「近臣但願扈清原、行曠典、文頌聲以邀己名，此陛下當自瘳於清衷也。」翊日，傳召鑒與還闕，臨遣，雍人所幸宜不允。真宗便欲邀放從駕至京。放乞還家林，上曰：非久必當召卿。」

譯經鴻臚少卿、光梵大師惟淨，江南李王從謙子也。通敏有先識，解五竺國梵語。慶歷中，朝廷百度例務減省。淨知言者必廢譯經，不若預奏乞罷之：「臣聞在國之初，大建譯園，逐年聖節，西域進經，合今新舊，何啻萬軸，盈涵溢屋，佛語多矣。又況鴻臚之設，虛費祿廩，恩錫用給，率養尸素，欲乞罷廢。」仁宗曰：「三聖崇奉，朕焉敢罷？且又琛貢所籍名件，皆異域文字，非鴻臚安辨？」因不允。未幾，孔中丞道輔果乞廢罷，上因出淨疏示之，方已。景祐中，景靈宮鋸備解木，木既分，中有蟲鏤文數十字，如梵書旁行（戶郎反）之狀，因進呈。仁宗遣都知羅崇勛、譯經潤文使夏英公竦詣傳法院，特詔開堂導譯，（每聖節譯經，則謂之開堂。）冀得祥異之語以懺國。獨淨焚天香導譯，逾刻方曰：「五竺無此字，不通辨譯。」左璫恚曰：「請大師且領聖意，若稍成文，譯館恩例不淺。」而英公亦以此意諷之。淨曰：「某等幸若蠹文稍可箋辨，誠教門之殊光。恐異日彰謬妄之跡，雖萬死何補？」二官竟不能屈。遂與奏稱非字。皇祐三年入滅，碑其塔者此二節特不書，惜哉！

祥符中，日本國忽梯航稱貢，非常貢也，蓋因本國之東有祥光現，其國素傳中原天子聖明，則此光現。真宗喜，敕本國建一佛祠以鎮之，賜額曰神光。朝辭日，上親臨遣。夷使面乞令詞臣撰一寺記。時當直者雖偶中魁選，詞學不甚優贍，居常止以張學士君房代之，蓋假其稽古才雅也。既傳宣，令急撰寺記。時張尚為小官，醉飲於樊樓，遣人遍京城尋之不得，而夷人在閤門翹足而待，又中人三促之，紫微大窘。後錢、楊二公玉堂暇日改《閒忙令》，大年曰：「世上何人最得閒？司諫拂衣歸華山。」蓋種放得告還山養藥之時也。錢希白曰：「世上何人號最忙？紫微失卻張君房。」時傳此事為雅笑。

種司諫既以「三不便」之奏諫真宗長安之幸，惟大臣深忌之，必知車輅還闕不久須召，先布所陷之基，使其里舊雷有終諷之曰：「非久朝旨必召，明逸慎勿輕起，當自存隱節。徐宜特削一奏請覲，以問鑾駕還闕之良苦。乃君臣之厚誠也。」種深然之。上還京，已渴佇與執政議召種之事。大臣奏曰：「種某必辭免。乞陛下記臣語，久而不召，往往自乞覲。」試召之，詔果不至，辭曰：「臣父幼亡，伯氏鞠育，誓持三年之喪，以報其德。止有數月，乞終其制。」上已微惑。後半年，知河陽孫奭果奏入，具言種某乞詣闕請覲。上大駭，召執政曰：「率如卿料，何邪？」大臣曰：「臣素知放之所為，彼視山林若桎梏，蓋強隱節以沽譽，豈嘉遯之人耶？請此一覲，亦妄心狂動，知鼎席將虛，有大用之覲。陛下宜察之。」蓋王文正且累章求退之時也。由此寵待遂解，札付河陽，賜種買山銀一百兩，所請宜不允。是歲遂亡。祥符八年也。種少時有《瀟湘感事》詩，曰：「離離江草與江花，往事洲邊一歎嗟。漢傳有才終去國，楚臣無罪亦沉沙。淒涼野浦飛寒雁，牢落汀祠聚晚鴉。無限清忠歸浪底，滔滔千頃屬漁家。」誠先兆也。初，種隱君少時與弟汶往拜陳希夷，陳宿戒廚僕：「來日有二客，一客膳於廊。」才旦，果至。惟邀放升堂，慙慙眈眈，以一絕贈之，曰：「鑿中有客日髭多，鑿外先生識也麼？只少六年六□，此中陰德莫蹉跎。」種都不之曉，但屈指以三語授之曰：「子貴為帝友，而無科名，晚為權貴所陷。」種又乞素履之術。陳曰：「子若寡慾，可滿其數。」種因而不娶不媵，壽六□一。

楊大年年□一，建州送入闕下，真宗親試一賦一詩，頃刻而就。上喜，令中人送中書，俾宰臣再試。時參政李至狀：「臣等今月某日，入內都知王仁睿傳聖旨，押送建州□一歲習進士楊億到中書。其人來自江湖，對揚軒陛，殊無震懼，便有老成。蓋聖祚承平，神童間出也。臣亦令賦《喜朝京闕》詩，五言六韻，亦頃刻而成。其詩謹封進。」詩內有「七閩波渺邈，雙闕氣峩峩。曉登雲外嶺，夜渡月中潮」，斷句云「願秉清忠節，終身立聖朝」之句。

天禧中，宰臣奏：「中書、樞密院接見賓客，然兩府慎密之地，亦欲資訪天下之良苦，早暮接待，復滯留機務。又分廳言事，各有異同。欲乞今後中書、樞密院每有在外得替到闕，及在京主執臣僚如有公事，並逐日於巳時已前聚廳見客，已分廳即俟次日，急速者不在此限，非公事不得到中書、密院。」

真宗西祀回，召臣僚赴後苑，宣示御制《太清樓聚書記》、《朝拜諸陵因幸西京記》、《西京內東門彈丸壁記》，皆新制也。笑謂近臣曰：「雖不至精優，卻盡是朕親撰，不假手於人。」語蓋旨在楊大年也。《歸田錄》述之。

景德四年，司天判監史序奏：「今年太歲丁未六月二□五日，五星當聚周分。」既而重奏：「臣尋推得五星自閏五月二□五日近太陽行度。按《甘氏星經》曰：『五星近太陽而輒見者，如君臣齊明，下侵上之道也；若伏而不見，即臣讓明於君。此百千載未有也。』但恐今夜五星皆伏。」真宗親御禁臺以候之，果達旦不見。大赦天下，加序一官，群臣表賀。

寇萊公詩「野水無人渡，孤舟盡日橫」之句，深入唐人風格。初，授歸州巴東令，人皆以「寇巴東」呼之，比以前「趙渭南」、「韋蘇州」之類。然富貴之時，所作詩皆淒楚愁怨，嘗為《江南春》二絕，云：「波淼淼，柳依依。孤村芳草遠，斜日杏花飛。江南春盡離腸斷，蘋滿汀洲人未歸。」又曰：「杳杳煙波隔千里，白蘋香散東風起。日落汀洲一望時，愁情不斷如春水。」余嘗謂深於詩者，盡欲慕騷人清悲怨感以主其格，語意清切脫灑孤邁則不無。殊不知清極則志飄，感深則氣謝。萊公富貴時，送人使嶺南，云：「到海只□里，過山應萬重。」人以為警絕。晚竄海康，至境首，雷吏呈圖經迎拜於道，公問州去海近遠。曰：「只可□里。」憔悴奔竄已兆於此矣。予嘗愛王沂公曾布衣時，以所業贄呂文穆公蒙正，卷有《早梅》句云：「雪中未問和羹事，且向百花頭上開。」文穆曰：「此生次第已安排作狀元、宰相矣。」後皆盡然。

陳郎中亞有滑稽雄聲，知潤州，治跡無狀。浙憲馬卿等欲按之。至則陳已先覺。廉按訖，憲車將起，因觴於甘露寺閣。至卒爵，憲目曰：「將注子來郎中處滿著。」陳驚起遽拜。憲訝曰：「何謂，何謂！」陳曰：「不敢望滿，但得成資保全而去，舉族大幸也。」馬笑曰：「豈有此事！」既而竟不敢發。有陋儒者，貢所業，舉止凡下。陳玩之曰：「試請口占盛業。」生曰：「某卷中有《方地為輿賦》。」誦破題曰：「粵有大德，其名曰坤。」陳應聲曰：「吾聞子此賦久矣，得非下句云『非講經之座主，乃傳法之沙門』乎？」滿座大笑。陳尤工藥名詩，有「棋為臘寒呵子下，衫因春瘦縮紗裁」、「風月前湖近，軒窗半夏涼」之句，皆不失風雅。

丁晉公貶崖時，權臣實有力焉。後□二年，丁以秘監召還光州。致仕時，權臣出鎮許田。丁以啟謝之，其略曰：「三□年門館游從，不無事契；一萬里風波往復，盡出生成。」其婉約皆此。又自夔漕召還知制誥，謝兩府啟：「二星入蜀，難分按察之權；五月渡瀘，皆是提封之地。」後云：「謹當揣摩往行，軌躅前修。效慎密於孔光，不言溫樹；體風流於謝傳，惟詠蒼苔。」

時大臣為樞相，以非辜降節度使，謫漢東。會禁林主誥者素為深仇，貶語云：「公侯之家，鮮克稟訓；茅土之後，多或墜宗。具官某亡國之衰緒，孽臣之累姻。」時冢宰調典誥曰：「萬選公其貶語太酷。」禁林曰：「當留數句，以俟後命。」太宰笑曰：「尚未逞憾乎？」

石參政中立在中書時，盛文肅度禁林當直，撰《張文節公知白神道碑》，進御罷，呈中書。石急問之：「是誰撰？」盛卒對曰：「度撰。」對訖方悟，滿堂大笑。又劉中師因上殿賜對，衣腰帶，榮君之賜，銜而不換，遂服之謝於其第，乃寶瓶銀帶也。會方霽，庭中尚泥足，踏坐於泥中，袍帶濡漬。石問曰：「郎中貴甲幾多？」曰：「若干歲。」曰：「果信，果信！土入寶瓶，遂有此撲。」

錢思公謫居漢東日，撰一曲曰：「城上風光鶯語亂，城下煙波春拍岸。綠楊芳草幾時休，淚眼愁腸先已斷。情懷漸變成衰晚，鸞鑒朱顏驚暗換。昔年多病厭芳樽，今日芳樽惟恐淺。」每歌之，酒闌則垂涕。時後閣尚有故國一白髮姬，乃鄧王傲歌鬢驚鴻者也，曰：「吾憶先王將薨，預戒鐸鐸中歌《木蘭花》，引絳為送，今相公其將亡乎？」果薨於隴。鄧王舊曲亦有「帝鄉煙雨鎖春愁，故國山川空淚眼」之句，頗相類。

吳越舊式，民間盡算丁壯錢以增賦輿。貧置之家，父母不能保守，或棄於襁褓，或賣為僮妾，至有提攜寄於釋老者。真宗一切蠲放，吳俗始蘇。

雍熙二年，鳳翔奏岐山縣周公廟有泉湧。舊老相傳，時平則流，時亂則竭。唐安史之亂其泉竭，至大中年復流，賜號「潤德泉」，後又涸。今其泉復湧，澄甘瑩潔。太宗嘉之。

楊叔賢郎中異，眉州人，言：「頃有眉守初視事，三日大排，樂人獻口號，其斷句云：『為報吏民須慶賀，災星移去福星來。』」新守頗喜。後數日，召優者問：「前日大排，樂詞口號誰撰？」其工對曰：「本州自來舊例，祇用此一首。」

楊叔賢，自強人也，古今未嘗許人。頃為荊州幕，時虎傷人，楊就虎穴，磨巨崖，大刻《誠虎文》，如《鱷魚》之類。其略曰：「咄乎，爾彪！出境潛游。」後改官知鬱林，以書託知軍趙定基打《誠虎文》數本，書言：「嶺俗庸獷，欲以此化之。」仍有詩曰：「且將先聖詩書教，暫作文翁守鬱林。」趙遣人打碑。次日，本耆申某月日磨崖碑下大蟲咬殺打碑匠二人。荊門止以耆狀附遞寄答。

范文正公鎮餘杭，今侍讀王樂道公在幕。楊內翰隱甫公察謫信州，未幾，召還赴闕。過杭，公厚遇之。特排日遣樂吏往察判廳請樂辭，樂道叱之不作。來日，酒數行，遣吏投書於席，大概言：「陶之學先王之道也，未始遊心於優笑之藝。始某從事於幕，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以陶為質。蓋今巖穴蟠潛修之士，無不由明公之門翦擢至於華顯者。獨以某不幸吏於左右，公未嘗訓之以道德，摩之以仁義，反以伎戲之事委之，非其素望也。且金華楊公亦吾儒高第之一人爾，苟某始者躡魏等，歷清秩，過執事之境，必不肯以優伶之辭為託也。」云云。公以書示隱甫，隱甫笑曰：「波及當司，尤無謂也。」公頗動。既而移鎮青社，樂道少安。又王尚書拱辰長安上事日，理掾撰樂詞，有「人間合作大丞相，天下猶呼小狀元」之句。又梅龍圖贊餘杭上事日，一曹僚撰《頭盤曲》，有「黃閣方開鼎，和羹正待梅」之句。二吏因受知，蒙二公薦擢，不數年並升於臺閣，皆繫乎幸不幸爾！

太平興國四年，綿州羅江縣羅公山真人羅公遠舊廬，有人乘車往來山中，石上有新轍跡，深三尺餘，石盡五色。知州仲士衡緣

轍跡至洞口，聞雞犬聲。

興國七年，嘉州通判王袞奏：「往峨眉山提點白水寺，忽見光相，寺西南瓦屋山上皆變金色，有丈六金身。次日，有羅漢二尊空中行坐，入紫色雲中。」

治平中，御史有評呂元濬杭州日事者，其語有「歡游疊嶂之間，家家失業；樂飲西湖之上，夜夜忘歸。」執政笑謂言者曰：「軍巡所由，不收犯夜，亦宜一評。」

李建勛罷相江南，出鎮豫章。一日，與賓僚遊東山，各事寬履輕衫，攜酒肴，引步於漁溪樵塢間，遇佳處則飲。忽平田間一茅舍有兒童誦書聲。相君攜策就之，乃一老叟教數村童。叟驚悚，離席，改容趨謝，而翔雅有體，氣調瀟灑。丞相愛之，遂觴於其廬，置之客右，叟亦不敢輒談。李以晚渴，連食數梨。賓僚有曰：「此不宜多食，號為五臟刀斧。」叟竊笑。丞相曰：「先生之哂，必有異聞。」叟謝曰：「小子愚賤，偶失容於鈞重，然實無所聞。」李堅質之，仍齎以巨觥，曰：「無說則沃之。」叟不得已，問說者曰：「敢問『刀斧』之說有稽乎？」曰：「舉世盡云，必有其稽。」叟曰：「見《鷓鴣子》。所謂五臟刀斧者，非所食之梨，乃離別之『離』爾。蓋言人之別離，戕伐胸懷，甚若刀斧。」遂就架取一小策，振拂以呈丞相，乃《鷓鴣子》也。檢之，如其說，李特加重。

金陵賞心亭，丁晉公出鎮日重建也。秦淮絕致，清在軒檻。取家篋所寶《袁安臥雪圖》張於亭之屏，乃唐周昉絕筆。凡經四守，雖極愛而不敢輒覬。偶一帥遂竊去，以市畫蘆雁掩之。後君玉王公琪復守是郡，登亭，留詩曰：「千里秦淮在玉壺，江山清麗壯吳都。昔人已化遼天鶴，舊畫難尋《臥雪圖》。冉冉流年去京國，蕭蕭華髮老江湖。殘蟬不會登臨意，又噪西風入座隅。」此詩與江山相表裡，為買畫者之蕭斧也。

淳化甲午，李順亂蜀，張乖崖鎮之。偽蜀僭侈，其宮室規模，皆王建、孟知祥乘其弊而為之。公至則盡損之，如列郡之式。郡有西樓，樓前有堂，堂之屏乃黃筌畫雙鶴花竹怪石，眾名曰「雙鶴廳」。南壁有黃氏畫湖灘山水雙鷺。二畫妙格冠於兩川。賊鋒既平，公自壞壁，盡置其畫為一堂，因名曰「畫廳」。

鼎州甘泉寺介官道之側，嘉泉也，便於漱酌，行客未有不捨車而留者。始，寇萊公南遷日，題於東檻，曰：「平仲酌泉經此，回望北闕，黯然而行。」未幾，丁晉公又過之，題於西檻，曰：「謂之酌泉，禮佛而去。」後范補之諷安撫湖南，留詩於寺曰：「平仲酌泉回北望，謂之禮佛向南行。煙嵐翠鎖門前路，轉使高僧厭寵榮。」詩牌猶存。

《六快活》詩，長沙致仕王屯田揆譏六君子而作也。六人者，即帥周公沆、漕趙公良規、憲李公碩、劉公舜臣、倅朱景陽、許玄是也。其詩略曰：「湖外風物奇，長沙信難續。衡峰排古青，湘水湛寒綠。舟楫通大江，車輪會平陸。昔賢官是邦，仁澤流豐沃。今賢官是邦，剝啖人脂肉。懷昔甘棠化，傷今猛虎毒。然此一邦內，所樂人才六。漕與二憲僚，守連兩通屬。高堂日成會，深夜繼以燭。幃幕皆綺紈，器皿盡金玉。歌喉若珠累，舞腰如素束。千態與萬狀，六官歡不足。因成《快活》詩，薦之堯舜目。」云云。餘數聯皆咄咄猥駁，固不足紀。愚後至長沙，訪故老，皆云豈有茲事。蓋公暇以登臨為適，在所皆爾。一酒食遂類猛虎割脂啖肉之害，果苛政者，復不知如何比邪？所以觸憲綱，皆自速也。有樊太、傅立二人者，里閭交素，逮乞骸，俱老於故鄉，而林泉相依，以二疏風義自高。一旦謗詩既出，急捕樊以脅之。樊義薄無守，悉以游從之事賣之，以求苟免，仍希賞格。獄具，揆坐嘲謗之典，盡削其籍。立以告發獲賞，因轉一官，昂然拜命，略無三禡之差。誥辭曰：「為爾交者，不其難乎？」誠所謂也。嗟，風義薄惡，故錄之以自誨。

熙寧而來，大臣盡學術該貫，人主明博，議政罷，每留之詢講道義，日論及近代名臣始終大節。時宰相有舉馮道者，蓋言歷事四朝不渝其守。參政唐公介曰：「兢慎自全，道則有之。然歷君雖多，不聞以大忠致君，亦未可謂之完。」宰相曰：「借如伊尹，三就桀而三就湯，非歷君之多乎？」唐公曰：「有伊尹之心則可。況擬人必於其倫，以馮道竊比伊尹，則臣所未喻也。」率然進說，吐辭為經，美哉！

「平林漠漠煙如織，寒山一帶傷心碧。暝色入高樓，有人樓上愁。玉梯空佇立，宿雁歸飛急。何處是歸程，長亭連短亭。」止此詞不知何人寫在鼎州滄水驛樓，復不知何人所撰。魏道輔泰見而愛之。後至長沙，得古集於子宣內翰家，乃知李白所作。

又歐陽公頃謫滁州，一同年（忘其人）將赴閩倅，因訪之，即席為一曲歌以送，曰：「記得金鑾同唱第，春風上國繁華。而今薄宦老天涯，年岐路，孤負曲江花。聞說閩山通閩苑，樓高不見君家。孤城寒日等閒斜，離愁無盡，紅樹遠連霞。」其飄逸清遠，皆白之品也。公不幸晚為儉人構淫豔數曲射之，以成其毀，予皇祐中，都下已聞此闕歌於人口者二三十年矣。嗟哉！不能為之力辨。公尤不喜浮圖，文瑩頃持蘇子美書薦謁之，迨還吳，蒙詩見送，有「孤聞竺乾格，平淡少陵才」，及有「林間著書就，應寄日邊來」之句，人皆怪之。

宋鄭公庠省試《良玉不琢賦》，號為擅場。時太宗胥內翰偃考之酷愛，必謂非二宋不能作之，奈何重疊押韻，一韻有「瑰奇擅名」及「而無刻畫之名」之句，深惜之，密與自改「擅名」為「擅聲」。後埒之於第一。殆發試卷，果鄭公也。胥公孳孳於後進，故天聖、明道間得譽於時，若歐陽公等皆是。後雖貴顯，而眷盼亦衰。故學士王平甫撰《胥公神道碑》，略云：「諸孤幼甚，歸於澗州。公平日翦擢相踵，而材勢大顯者無一人所助，獨宋鄭公恤其家甚厚。」蓋茲事也。

偽吳故國五世同居者七家，先主昇為之旌門閭，免征役。尤著者江州陳氏，乃唐元和中給事陳京之後，長幼七百口，不畜僕妾，上下雍睦。凡巾櫛架架及男女授受通問婚葬，悉有規制。食必群坐廣器，未成人者別一席。犬百餘隻，一巨船共食，一犬不至，則群犬不食。別墅建家塾，聚書，延四方學者，伏臘皆資焉。江南名士皆肄業於其家。

晏元獻公撰《章懿太后神道碑》，破題云：「五嶽崢嶸，崑山出玉；四溟浩渺，麗水生金。」蓋言誕育聖躬，實係懿后。奈仁宗夙以母儀事明肅劉太后，膺先帝擁祐之託，難為直致。然才者則愛其善比也。獨仁宗不悅，謂晏曰：「何不直言誕育朕躬，使天下知之。」晏公具以前意奏之。上曰：「此等事卿宜置之，區區不足較，當更別改。」晏曰：「已焚草於神寢。」上終不悅。迨升祔，二后赦文孫承旨扞當筆，協聖意直敘曰：「章懿太后丕擁慶羨，實生眇冲，顧復之恩深，保綏之念重。神馭既往，仙游斯邈。嗟乎！為天下之母，育天下之君，不逮乎九重之承顏，不及乎四海之致養。念言一至，追慕增結。」上覽之，感泣彌月。明賜之外，悉以東宮舊玩密寶之。歲餘，參大政。

天聖七年，曹侍中利用因姪內聚無賴不軌，獄既具，有司欲盡劾交結利用者。時儉人幸其便，陰以文武四餘人諷之俾深治。仁宗察之，急出手詔：「其文武僚內有先曾與曹利用交結往還、曾被薦舉及嘗親昵之人，並不得節外根問。其中雖有涉汭之事者，恐或誣誤，亦不得深行鍛鍊。」其仁恤至此。是年，聖算方二。

天聖七年，晏元獻公奏：「朝廷置職田，蓋欲稍資俸給，其官吏不務至公，以差遣徇僥競者極眾，屢致訟言，上煩聽覽，欲乞停罷。」時可其奏，但令佃戶逐年收課利，類聚天下都數，紐價均散見任官員。至九年二月，忽降敕：「國家均敷職田，以厲清白，向因僥倖，遂行停罷。風聞搢紳之間持廉守道者甚眾，苦節難守，宜布明恩，悉仍舊貫。審官、三班、流內銓今後將有無職田處均濟公平定奪，差遣不得私徇。」

咸平中，翰林李昌武宗諤初知制誥，至西掖，追故事獨無紫薇，自別野移植。聞今庭中者，院老吏相傳猶是昌武手植。晏元獻與賦於壁曰：「得自莘野，來從召園。有昔日之絳老，無當時之仲文。觀茂悅以懷舊，指蔽芾以思人。」

太宗第七女申國大長公主，平生不茹葷。端拱初，幸延聖寺，抱對佛願捨為尼。真宗即位，遂乞削髮。上曰：「朕之諸妹皆厚賜湯邑，築外館以尚天姻，酬先帝之愛也。汝獨願出家，可乎？」申國曰：「此先帝之願也。」堅乞之，遂允。進封吳國，賜名清裕，號報慈正覺大師，建寺都城之西，額曰「崇真」。藩國近戚及掖庭嬪御願出家者，若密恭懿王女萬年縣主、曹恭惠王女惠安縣主凡三餘人，皆隨出家。詔普度天下僧尼。申國俗壽止三，入尼夏有六人滅。

冀公王欽若，淳化二年自懷州赴舉，與西州武覃偕行，途次圃田，忽失公所在。覃遂止於民家，散僕尋之。俄見僕闕步而至，驚悸言曰：「自此數里有一神祠，見公所乘馬弛韁宇下，某逕至蕭屏，有門吏約云：『令公適與王相歡飲，不可入也。』某竊窺，見其中果有笙歌杯盤之具。」覃亟與僕同往，見公已來，將半酣矣。詢之，笑而不答。覃卻到民家，指公會處，乃裴晉公廟。覃心異之，知公非常人矣。公登第後，不數年為翰林學士。使兩川，回輶至褒城驛，方憇於正寢，將吏忽見導從自外而至，中有一人云：「唐宰相裴令公入謁。」公忻然接之。因密謂公大用之期，乃懷中出書一卷，示公以富貴爵命默定之事，言終而隱。及公登庸，圃田神祠出俸修飾，為文紀之。

石延年曼卿為秘閣校理，性磊落，豪於詩酒。明道元年，以疾卒。曼卿平生與友人張生尤善。死後數日，張生夢曼卿騎青驢引數蒼頭過生，謂生曰：「我今已作鬼仙，召汝偕往。」生以母老，固辭久之。曼卿怒，登驢而去，顧生曰：「汝太劣，吾召汝安得不從！今當命補之同行矣。」後數日，補之遂卒。補之乃范諷字。今儀真有碑石，序其事尤詳。

太參元厚之公成童時，侍錢塘府君於荊南，每從學於龍安僧舍。後三□年，公以龍圖、貳卿帥於府。昔之老僧猶有在昔，引旌鉞，訪舊齋，而門徑窗扉及泉池釣遊之跡，歷歷如昨。公感之，因構一巨堂，榜曰「碧落」。手寫詩於堂，詩有「九重侍從三明主，四紀乾坤一老臣」，及「過廬都失眼前人」之句。雖向老，而男子雄贍之氣殊未衰竭。未幾，果以翰林召歸為學士。俄而又參熙寧天子大政，真所謂「乾坤老臣」也。其堂遂為後進之大勸。